

〔明〕釋德清 著
尚之煜 校釋

老子道德經解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老子道德經解/(明)釋德清著;尚之煜校釋. —北京:
中華書局, 2019.2
ISBN 978-7-101-13695-1

I.老... II.①釋...②尚... III.①道家②《道德經》-
注釋 IV.B223.1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9)第 004329 號

責任編輯: 王 璇

老子道德經解

[明]釋德清 著

尚之煜 校釋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 · 7½印張 · 2 插頁 · 120 千字
201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-4000 冊 定價: 28.00 元

ISBN 978-7-101-13695-1

民日富。今則殺其糜鹿者，如殺人之罪，取之者死，民有不便，言之者戮，故民不聊生，且又無所措手足。此多忌諱之事，而民彌貧也。

賢者，國之利器也。今國無道，賢者在野，是利器在民不在朝，所以「國家滋昏」。由上多欲好奇，故人心雕琢，技巧日生；技巧生，而奇物滋起；奇物起，則貪愈甚；貪愈甚，而盜賊生。故「法令滋彰」，而「盜賊多有」也。

以此天下擾擾而不安，是皆有爲妄動，有事多欲之過也。故古之聖人有言曰，「我無爲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」，宜矣！

校釋

〔二〕人多技巧：王弼本「技」作「伎」。

五十八章

ch20
(p54)

其政悶悶，其民醇醇〔一〕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

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〔二〕。孰知其極！其無正耶？正復爲奇，善復

爲妖，人之迷，其日固久。

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剝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耀。

此詳言上章有爲之害，而示之以無爲之方也。

「悶悶」，無知貌。所謂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之意。由百姓皆注其耳目，若示有知，即上云「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」矣。故聖人潛行密用，令其悶悶然若無所知，則民情不鑿，奸僞自然不生。故「其政悶悶，其民醇醇」。若其政令察察然分星擘兩，則民多不自安，缺缺然憂有餘矣。故云「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」。「缺缺」，多憂不足之意。

蓋禍福之機，端在人心之所萌。若其機善，則禍轉爲福；若其機不善，則福轉而爲禍。此禍福相倚伏也。由人機心不息，則禍福旋轉如循環之無端，人孰能知其止極耶？故孔子曰：「知機其神乎！」謂是故也。然禍福循環之如此，豈無真人而以理正之耶？

但世衰道微，人心不古，邪正不分，善惡顛倒。本示之以正，則彼反以爲奇詭；本教之以善，而彼返以爲妖怪。正所謂「未信而勞諫，則以爲厲謗」，此人心之迷固已久矣，縱有聖人之教，亦不能正之矣。莊子曰：「三人行，一人迷方，猶有解者。二人惑，則不能易。今天下皆迷，其誰能解之耶？」

是以聖人遊濁世以化民，貴在同塵和光，渾然無迹，故雖方而不傷其割；「割」，謂

割截，乃鋒稜太露也。雖廉而不傷於劇；「劇」，謂刻削太甚也。雖直而不傷於肆；「肆」，謂任意無忌也。雖光而不傷於耀；「耀」，謂銜耀已見也。此聖人有所長，而能養其所長，故爲天下貴。此所以無爲而治，好靜而自安，「無爲而民自化」矣。

校釋

〔二〕其民醇醇：王弼本「醇醇」作「淳淳」。

〔三〕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：王弼本作「禍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禍之所伏」。

五十九章

治人事天，莫若嗇。

夫惟嗇，是謂早復，早復謂之重積德〔一〕，重積德則無不克，無不克則莫知其極，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。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

是謂深根固蒂，長生久視之道。

此言聖人離欲復性，以爲外王內聖之道也。

「嗇」，有而不用之意。老子所言人天，莊子解之甚明，如曰「不以人害天，不以物

傷性」。蓋「人」，指物欲；「天」，指性德也。言「治人事天，莫若嗇」者，然嗇，即復性工夫也。謂聖人在位，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其子女、玉帛、聲色、貨利充盈於前，而聖人以道自守，視之若無，澹然無欲，雖有而不用，所謂「堯舜有天下而不與」，此以嗇治人也。聖人並包四海，智周萬物。不以私智勞慮，而傷其性真，所謂「毋搖爾精，毋勞爾形，毋使汝思慮營營」，蓋有智而不用其智，此以嗇事天也。

復性工夫，莫速於此，故曰「是謂之早復」。此「復」字，是復卦「不遠復」之意，言其速也。又如「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」之意。莊子曰：「賊莫大於德有心。」然有心之德施於外，故輕而不厚。復性之功，天德日全，不期復而自復，所謂復見天地之心。故曰「早復，謂之重積德」，能「重積德，則無不克」矣。此「克」字，乃克敵之克，即顏子克己之克。以性德日厚，則物欲消融，而所過者化，無物與敵，則其德高明廣大，民無德而稱焉，故曰「無不克，則莫知其極」。「極」，至極，猶涯量也。

此內聖之德既全，雖無心於天下，乃可以託於天下，故曰「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」。此內聖之道，「真以治身，其緒餘以為天下國家」，故曰「可以有國」。此道先天地不為老，後天地不為終，故曰「可以長久」。古人所言「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」者，如此而已。結句蓋古語，老子引證，以結其意耳。

校釋

「一」是謂早復，早復謂之重積德：王弼本兩「復」字均作「服」。

六十章

治大國若烹小鮮。

之深邃。以譬道在萬物，施之日用尋常之間，人「日用而不知」，故如奧也。然道既在萬物，足知人性皆同，雖有善惡之差，而性未嘗異，以其俗習之偏耳。故善人得之以爲寶，惡人雖失，亦賴此道保之以有生，故曰「所保」。苟非其道以保之，則同無情瓦石矣。足見理本同也，所謂堯舜與人同耳。

由此觀之，天下豈有可棄之人耶？且一言之美，則可以市。「市」，利也。一行之尊，則可以加於人之上，況大道之貴，豈止一言之美，一行之尊？且人之全具而不欠缺一毫者，斯則不善之人，又何棄之有耶？「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雖有拱璧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」此古語也，老子解之曰：然天子三公，不足爲尊貴，拱璧駟馬，不足爲榮觀，總不如坐進此道。

所以貴此道者，何耶？豈不曰：求道以得之，縱有罪亦可以免之耶！是知桀紂，天子也，不免其誅；四凶，三公也，不免其戮。非無拱璧駟馬，而竟不能免其罪。故夷、齊諫武王而不兵，巢、許傲天子而不譴，豈非「求以得，有罪以免耶」？況夫一念復真，諸罪頓滅。苟求而得，立地超凡，故「爲天下貴」也。

校釋

〔一〕求以得：王弼本作「以求得」。

六十二章

爲無爲，事無事，味無味。大小多少，報怨以德。

圖難於其易，爲大於其細。天下難事必作於易，天下大事必作於細。是以聖人終不爲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夫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。是以聖人猶難之，故終無難。

此言聖人入道之要妙，示人以真切工夫也。

凡有爲，謂智巧；有事，謂功業；有味，謂功名利欲。此三者，皆世人之所尚。然道本至虛而無爲，至靜而無事，至淡而無味，獨聖人以道爲懷，去彼取此。故所爲者無爲，所事者無事，所味者無味。

故世人皆以名位爲大，以利祿爲多而取之。然道至虛微，淡泊無物，皆以爲小少，故棄而不取。聖人去功與名，釋智遺形，而獨與道遊，是去其大多，而取其小少。故以至小爲至大，至少爲至多，故大其小，而多其少也。

試觀世人報怨以德，則可知矣。何也？且世之人，無論貴賤，事最大而難解者，怨也。然怨之始也，偶因一言之失，一事之差，遂相構結，以至殺身滅名，亡國敗家之禍；甚至有積怨深憤，父子子孫，累世相報而未已者。此舉世古今之恒情也，豈非其事極大且多哉！

惟聖人則不然。察其怨之未結也，本不有；始結也，事甚小；既結也，以爲無與

於已。故無固執不化之心，亦無有我以與物爲匹敵。其既往也，事已消之，求其朕而不可得。以此觀之，則任彼之怨，在我了無報之之心矣。然彼且以爲有怨，在我全無報復之心，彼必以我爲德矣。是所謂報怨以德，非謂曲意將德以報怨也。孔子「以直報怨」，正謂此耳。

斯則怨乃事之至大而多，人人必有難釋者，殊不知有至易者存焉，是所謂「爲無爲，事無事」，大其小，而多其少也。天下之事，何獨於怨，而事事皆然。故天下之事至難者，有至易存焉；至大者，有至細存焉。人不見其易與細，而於難處圖之，大處爲之，必終無成。苟能圖之於易，而爲之於細，鮮不濟者。以「天下難事必作於易，天下大事必作於細」故也。「作」者，始起也。是以聖人虚心體道，退藏於密，迹愈隱而道愈光，澤流終古而與天地參。此所謂「終不爲大，故能成其大」也。

老子言及至此，抑恐世人把「易」字當作容易、輕易字看，故誠之曰「夫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」。謂世人不可將事作容易看也。且容易許人，謂之輕諾。凡輕許者，必食言而寡信；見事之容易而輕爲者，必有始而無終。是故易字，非容易也。世人之所難，而聖人之所易；世人之所易，而聖人之所難。故曰：「聖人猶難之，故終無難。」「猶」，應作「尤」，古字通用，更也。謂世人之所甚易者，而聖人更難之，故終不難耳。

觀夫文王兢兢，周公業業，戒慎恐懼乎不覩不聞，皆聖人之所難也。

余少誦「圖難於易，爲大於細」二語，只把作事看。及余入山學道，初爲極難，苦心不可言；及得用心之訣，則見其甚易。然初之難，即今之易；今之易，即初之難。然治心如此，推之以及天下之事皆然。此聖人示人人道之真切工夫也。志道者勉之。

六十四章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，其脆易破^(一)，其微易散。爲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。

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

爲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聖人無爲故無敗^(二)，無執故無失。

民之從事，常於幾成而敗之。慎終如始則無敗事。

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；學不學，復衆人之所過。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。

此釋上章「圖難於易，爲大於細」之意，以示聖人之要妙，只在爲人之所不爲，以爲